

人间物语
Benjianwuyu

沃野的音符

□胡敬洪

艳阳赋

沃野托举的艳阳,拒绝世俗的喧哗,舒展生命的力量,又在尽情抒情。

站在村前的堤顶上,放眼沃野,你会看到艳阳普照,煦风漫舞,大地裸露着阔胸,从血管里迸发出地火般的声音,炽烈得那么浓烈,那么痛快。

我的血液因之而激荡,迎着诗境,揣着挚爱,拥着情义,脚步没有丝毫的徘徊,而是迈得分外急切。我看见从诗意中冉冉升起的艳阳,向沃野挥了挥手,拜了三拜,于是,光辉肆意抛洒,热能欢快施放,人的影,树的影,水的影,草的影,牛羊的影,个个都是歌者舞者,都是深邃的诗句,都是对沃野的互致问候。

我沉下心来,默默地把光明,敞亮,希望装进心灵,猛然醒悟,新的一天又开始了,新的梦想将会更加精彩。

古井曲

古井是沉默的歌者,一旦放歌,一声一辙,一辙一韵,总是那么清新悦耳。

我对古井并不陌生,从生下来的那天起,就喝这口古井的水,之后,剃过井旁的野菜,割过井台上的青草,也推过井上的水车,灌溉农田。长大了,我渐渐懂得,古井深处的水来自沃野的心河,水中有白云,有明月,有五谷,有岁月的神话,更有乡亲们的汗滴和期待,它的歌,就是庄稼人的心声啊!

古井是有灵性的,一泓清泉一腔情。那从深处义无反顾地爬到大田里的汨汨流水,向沃野表达清冽的爱恋,痴情程程,热泪盈盈。它最爱沃野抒情时的心跳,坦然,稳重,踏实;它最恋沃野激动时的容颜,开朗,润泽,甜蜜;它也最羡慕沃野的绚丽妍姿,绿得万木争荣,黄得硕果累累,红得

乱叶飘丹,白得玉洁冰清。

于是,沃野,越千年而健壮,古井,逾百岁而安详,旷达与清冽同频共振,能够滋素养静的生活,也能够洗刷掉日子的疤痕。

一滴井水,一丝信念。古井里荡漾着清凉的乡愁,种子发芽了,果实飘香了!

布谷咏

“芒种忙,乱打场”,沃野在繁忙中昂首苍穹,大放雄浑的歌喉,动情的音质和布谷鸟的音节,仿佛声声召唤,亦急亦缓,如风似电。

或许是季候的庄严,或许是职责的神圣,或许是一种思念心情的表达,布谷鸟准时一路昂扬,一路高歌,从远方匆匆赶来。听啊,“芒种芒种,割麦种豆”,一声长吟,一篇华章,惊黄了一望无际的麦田,惊醒了酣酣沉睡的芒种,欢娱的前奏曲遍地飞扬。

我甩动响鞭,驾着马

车,压场的民谣,磨镰的小曲,不绝于耳,紧跟着布谷鸟的领唱,唱出了一坛坛甘冽的枣花蜜,甜了心窝,甜了情感。

可敬的打谷场啊,宽阔的胸襟,平滑的肌肤,沐风雨,浴骄阳,淳朴而大度,日夜与布谷鸟共同演唱丰收的歌;可爱的镰刀哟,弯弯如月,好钢满刀,金光在布谷声中起舞,直至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。

勤奋的布谷鸟,神智的布谷鸟,声声啼鸣,款款天籁,是一种催促,一种使命。酿就了多少幸福的琼浆,激活了多少浮躁的惰心。

留下来吧!布谷鸟,沃野欢迎你。在这里,处处是净土,处处是平安,漫野的黄土就是一首金色的牧歌。

乡土谣

那一片绿柳,扮靓了它;

那一片鹅黄,衬美了它;那一片丹红,烧壮了它。

它如同一个爱欲似火的恋人,展开双臂,一把搂定陶渊明的《归田园居》:“羁鸟归旧林,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田园。”

催人情潮涌澜的诗句,蕴含着中国传统乡村对美学的主体纲领,不仅是乡土与诗意的完美联姻,也激发着远游人眷恋土地,殷勤耕作,与泱泱乡土、山泽草木相依共生的情怀。乡土,对于斯生斯长的人,这里就是他们的港湾,对于归乡人,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。

我每次依偎在乡土怀里,生命便有了归属感,扎根感,生存有了源泉。金色的乡情,蜿蜒了每一条田埂,也热了我的血管,壮了我的筋骨!

生活琐记
henghuosuoji

改名趣谈

□杨洁

我的乳名叫——迷路,是在安徽省泗县农村出生时,爹娘给我起的小名。听爹娘说,父亲十几岁就离开老家东明县学铁匠,后来在泗县结婚成家,头一胎就生了我。按老家起名的规矩,给我起名必须按堂兄弟的辈字起。爹想起老家有我同辈的大哥叫——德禄,就给我起名叫——迷路,禄、路同音。迷路还有一层含义,回去的路迷了,盼我长命,还为我打了一只长命锁挂在胸前,右耳朵上扎了个耳朵眼儿,戴着偏坠儿。

七岁那年跟着爹娘回到老家,九岁时,邻村大鱼窝小学李雪田老师,到家属院我去上学。娘说,上学就得起个学名。她和我爹想了半夜,娘说,叫杨春明吧!我一听特别高兴,好听,上口,含义又清新,李老师直夸这名字起得好。从此,同学们就喊我——杨春明,村里人也喊我杨春明,直到参加工作还是杨春明。

1960年8月,我在城关公社团委会工作时,报名应征参军,填写入伍登记表时,因和别人重名,我改名叫“杨洁”。“杨洁”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,一年前,我被抽到县木材公司收购木材时,给县报写了一篇新闻稿,还没有署名。我正在犹豫,署真名,还是署个笔名?一位从东北来的职工家属看了稿子说,小杨,你读过茅盾的散文《白杨礼赞》吗?我说读过,她说,你在稿子上用“杨洁”作笔名不好吗?我觉得用杨洁作笔名很有意思,就署上杨洁两个字。稿子发表后,有人就喊我——杨洁。于是,杨洁就成了我的代号,爹娘也点头表示赞成,在部队战友们都称呼我杨洁,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用的也是杨洁。

从十九岁当兵改名叫杨洁,其中的逸闻、趣事还真不少。

在部队到医院拔牙时,排号就医,护士喊:“16号杨洁!”我按部队里的规定回

答:“到!”护士仍然喊:“16号杨洁!”我又答了声:“到!”她用不相信的目光看看我,我笑着说,我就是杨洁,她不好意思地摇摇头,那意思我明白,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会叫这名字?

我退伍回县在电影院搞过宣传,在县京剧团当过编导,又在文化馆搞文学和戏剧创作,好多人都读过我的作品,看过我写的戏。有一次,县妇联请我为她们编排一个娱乐节目,有两位女干部问我,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是你编的吧?我对她们说,不是,那个杨洁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著名导演,是位老大姐,她们笑了。有一年暑假期间,不少人围在街旁树荫下乘凉、下棋,有一位中年人发布马路新闻说,电视台又播放咱县文化馆杨洁杨馆长编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了,正好被我路过听到。正因为同姓,同名,我这个乡土作者杨洁,却沾了并不相识的大导演杨洁的光。

下雨天真好

□胡桂敏

我喜欢下雨,因为雨天总会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,离这纷扰的世界很远,在那里,我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,体会到亲人们对我的爱,被爱包围的自己游遍多个魂牵梦绕的好地方。

记得小时候,家乡下大雨,雨水破天荒地灌满村头的一条大河,还有村里多个坑坑洼洼的小河。

大河中间有一座两孔土桥,是贯穿村南北街的要道,水位很深,已漫过桥面好多,我家就住在土桥之南的南街,每天回家自然要多次经过土桥。日暮时分,南往北来的同乡都站在岸边隔河相望,个个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……

那天爸爸第一个过河,河面远不如黄河波涛翻滚、水流也算不上湍急……但这也把母亲吓坏了,她禁止我们姊妹四人单独过河,她要求我们排好队,等着爸爸像老鹰叼小鸡一般把我们运到河对岸。

当我被爸爸夹到胳肢窝里悬空过河的时候,好奇的我很不老实脚踢打水面,感觉河水凉凉的、滑滑的,很舒服。

像被挟持般的我央求爸爸:“爸爸,你放我下来吧,我要自己蹚水过去!”

我活泼得像条活蹦乱跳的小鱼,爸爸难以驾驭,就答应

了我,轻轻地把我放下。妈妈厉声斥责,但也丝毫阻挡不了我要自己过河的强烈渴望。

河水真柔软,已经没过我的膝盖,水流横着走,像群调皮的孩子围着我挠痒,顺滑又略带阻力。爸妈像两座伟岸的高山,我被他们粗大有力的手紧紧地拽着,嘴里喊着“抓紧、小心”,我们迈着一致的步伐,坚定有力地走到河对岸……

下雨天真好!我可以窝在家里享用妈妈做的各种美味,炖排骨、包水饺、炸酥肉、烙油饼、地锅糟鱼……邻居闲来无事来串门聊天,天南地北,东家长西家短,聊得天昏地暗,笑声朗朗,响彻云霄……

下雨天真好!我可以做自己喜欢任何事情而不被干涉,比如读武侠小说,读言情小说等;也可以肆意淋雨,打着雨伞,穿着雨靴在雨中溜达;有时叠了纸船放在水多的坑洼里,看它们漂浮不定……

下雨天很好!他给我撑伞,陪我在雨中漫步,从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,正因为我喜欢,所以纵容、宠溺,心沉静得像进入神仙世界……撑伞接落花,看那西风骑瘦马,谁能为我一眼望穿流霞,公子是你吗?二十二年了,然而我,仍然依稀看得见两个浪漫的身影,在雨中……